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教材之一

图书情报工作概论

辛希孟 孟广均 编著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6054

51

米大	37.6054
新到	2115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情报工作教材之一
图书情报工作概论

主 编 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辅导部
出 版 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出版组
印 刷 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 九 八 二 年 三 月
(内 部 发 行)

工本费(全套13册) 10.00 元

37.6054
21151

前 言

为了加强我院图书情报业务人员业务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培训,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馆曾于1979年组织院内一部分同志编写了一套《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教材》征求意见稿,并于1980年油印,内部发行。两年来,经过院内外一些业务训练班的教学试用,受到许多兄弟单位的鼓励和支持,提出了一些很宝贵的意见,并纷纷要求铅印。现根据院内外各方面的要求,经研究决定,进行一次全面修订和补充。由白国应、万良春、徐引箴同志组成编辑组,负责组织和编辑工作。各分册原则上仍由原编者负责修订,同时根据需要增加了几门新课程。全套教材由本馆出版组铅印出版发行。

这是一套科技图书情报工作教材,经修订、调整和补充后,包括十三门课程,每门课程为一分册。各分册书名如下:

1. 图书情报工作概论
2. 文献收集
3. 期刊工作
4. 图书分类
5. 中日文图书编目
6. 西文图书编目
7. 俄文图书编目
8. 读者服务工作
9. 参考咨询与文献检索
10. 科技工具书使用法
11. 文献复制
12. 情报研究
13. 电子计算机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

本教材大体相当于大学教材程度,主要适用于培训科技图书情报业务人员,也可供其他有关人员自学或研究时参考。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教材虽经修订,错误和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希望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辅导部

1982年3月

FH42/38 17

目 次

第一章 图书情报工作的基本概念.....	(1)
第一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定义.....	(1)
第二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性质.....	(5)
第三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作用.....	(6)
第四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地位.....	(10)
第二章 图书情报工作的产生和发展.....	(13)
第一节 书籍的产生与古代图书馆的发展.....	(13)
第二节 近代图书馆的进步.....	(16)
第三节 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7)
第四节 当代图书馆社会职能和类型.....	(21)
第五节 现代图书馆的进步和情报工作的加强.....	(26)
第六节 我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和成就.....	(28)
第三章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	(34)
第一节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发展.....	(34)
第二节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36)
第三节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体系.....	(37)
第四节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42)
第四章 图书情报工作的内容和要求.....	(48)
第一节 确定图书情报工作内容的依据.....	(48)
第二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内容.....	(50)
第三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要求.....	(55)
第五章 图书情报工作的组织管理.....	(57)
第一节 图书情报工作组织管理的意义.....	(57)
第二节 图书情报工作组织管理的原则.....	(58)
第三节 图书情报工作组织管理的内容.....	(59)
第四节 图书情报工作管理体系和机构.....	(61)
第五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规章制度.....	(65)
第六节 图书情报工作经济效益的评价.....	(67)
第六章 图书情报干部队伍建设.....	(70)
第一节 图书情报干部队伍建设的意义.....	(70)
第二节 图书情报干部队伍建设的计划.....	(70)
第三节 图书情报干部队伍建设的政策.....	(72)

第四节	图书情报人员的编制指标和知识结构·····	(73)
第五节	图书情报人员的培养和提高·····	(75)
第六节	图书情报干部队伍建设重点·····	(77)
第七章	新技术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应用·····	(80)
第一节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80)
第二节	缩微复制技术的应用·····	(84)
第三节	通信技术的应用·····	(85)
第四节	声象技术的应用·····	(86)
第八章	世界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概况和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	(87)
第一节	世界图书情报工作基本情况(一) ——领导体制和事业机构·····	(87)
第二节	世界图书情报工作基本情况(二) ——文献基础工作和检索体系·····	(92)
第三节	世界图书情报工作基本情况(三) ——干部培训和科学研究·····	(96)
第四节	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101)
第五节	我国图书情报工作现代化的准备工作·····	(103)
第九章	图书情报工作的理论研究·····	(106)
第一节	图书情报工作理论研究的意义·····	(106)
第二节	图书情报工作理论研究的范畴·····	(106)
第三节	图书情报工作理论研究应该注意的事项·····	(108)
第四节	图书情报工作理论研究及评价·····	(110)
主要参考文献	·····	(111)
后 记	·····	(114)

第一章 图书情报工作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定义

《图书情报工作概论》是一门入门课。

《概论》的目的在于帮助新参加图书情报工作的同志，对于自己献身的光荣事业的性质、作用、地位、工作内容、组织原则、队伍建设和发展简史等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和了解。

就术语而言，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在概念上，其内涵和外延有一些不同，但是，究其本质、服务对象和目的，以及今后发展的总趋向，它们的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和特性。因此，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就把它们组合为一个专门术语——“图书情报工作”来使用。

从传统的观念和严格的语法来看，似乎有点不大“确切”，其实，只要考察一下图书馆工作发展历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科学活动的定义与“科技情报和文献”范围的解释，或系统地考察一下欧美各国和日本图书馆与情报机构工作的内容与现状，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有的虽然名之为“情报机构”，但它从事的主要工作则是“文摘”或“索引”之类的二次文献工作，并因此给它们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和影响；有的名之为“图书馆”，但由于也进行着上述类似的大量的文献分析和情报研究工作，而驰名于全球学术界和情报界。另外，从经常被人引用的国外关于“情报工作”和“文献工作”的定义来看，文献工作“是一切形态的文献及其加工、利用的理论与实践的科学。它把可能积累的情报以最方便的形式提供给使用者，并使其成为便于检索和交流的科学系列。”* 科技情报工作是“把科学技术知识从创造发明者那里得来，经过有组织的加工整理之后，以文字的、图形的、胶片或录音带等形式固定下来，传递给使用者的一项工作”。因此，国内有的同志在将上述两个概念相比之后，也认为：“情报工作和文献工作这两个名词，常常是在互换使用，很少严格区别，甚至当同义词看待”**，我们认为这是客观而公允的。***

其实，就国内来说，也不例外。有的是在情报机构之内搞文献（如各工业部的情报所）；有的则是在图书馆内搞情报（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虽然因客观条件（如历史长短、藏书情况和干部水平）的差异，工作有所侧重，但就总体来看，都在“有控制地进行着人类知识的传递”活动。****

- 吉田贞夫：《情报组织概况》 1977年
- 袁翰青：《科技情报工作讲义》 1963年（以上转引自杨沛霖：《科技情报工作讲义·第一分册·总论》 1980年
- 国际文献联合会主席安英1980年3月在北京一次学术报告中也说：“文献工作的意思和美国使用的
情报工作是一同义词。”
- 日刊工业新闻社：《情报管理便览》 1963年

为了进一步说明图书情报工作的含义,进一步了解它们的个性和共性,下面分别介绍一下有关的概念:

一、图书馆

“图书馆”一词不论在汉语,还是在俄、英、法、德、意、西班牙等语文中,都包含“书籍”和“地方”两层意思,即“藏书之所”。因此几百年来,国际上公认图书馆是“保存图书”,以便“阅读、研究或参考”的地方。^{*}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尽管名词没变,可是概念却在不断地扩展。比如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们把藏书的流通和管理的概念加进去,发展成“图书馆是保存、流通和管理藏书的地方或机构”。

到了今天,人们又把情报、系统等新的概念融合进去,赋予“图书馆”以新的内容,发展成图书馆是保管记录情报,和促进记录情报为读者利用,以满足其情报、研究、教育和娱乐的需要的组织或系统。这个系统又是交流系统中的一环,或者说一个子系统。交流系统对于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知识的交流就没有社会,而没有记录情报和保管记录的手段,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化。因此以保管文字记录为主要任务的图书馆,在人类交流系统中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一些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人们认为,现代图书馆是由管理部门将采访、组织和服务这三个互相关联、互相依赖的部分组成的一个综合系统。因此他们把研究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理论、活动与方法的科学称做图书馆学。我们认为这些概念还是可取的。

二、情报

关于情报的概念,多年来国外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论著。近年来国内图书情报界也在讨论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少看法。现概括介绍如下:

(一)从语义学角度:

我国《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对情报的解释多是传统性的,如前者说情报是“以侦察手段或其他方法获得的有关敌人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之一”。后者则说,情报是“关于某种情况的消息或报告,多带机密性质”。《辞海》最后一句“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道。如科学技术情报,”才是一种较有新意的解释。

国外《牛津英语词典》说情报是“有教益的知识的传递”;“某种事实或事件的知识或消息的传递”;“被传递的有关特定事实、问题或事件的知识”;“被通知或被告知的知识”。《韦氏词典》的情报定义是“知识或消息的传递或接受”;“由其他人传递的或得自调查、研究或教育的知识”;“特定事件或情况的知识”。

《拉鲁斯插图国际百科全书和词典》:情报是“消息、知识等的传达”;“告知的或传达的事实”等。

(二)从信息论的角度:

在英文里,信息和情报是一个字“Information”,说明关系很密切。因此国内外多从信息论角度讨论情报概念。

• 见《牛津英语词典》

我们知道，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给人带来某种信息。比如声音就会带来一种信息。人发出声音有一定的音调，也就是说有一定的频率，如果这个声音的频率不变，基本上就没有信息。只要频率起了变化，就会产生信息。不同的频率变化，带来不同的信息。此外，图象、电磁波等都是信息。我们正是通过获得和识别自然界、社会的不同信息来区别不同的事物，从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

信息是可以度量的。如果收到的消息的内容是事先未曾预料的，就是“信息量”很大；如果事先预料到所收消息的内容，“信息量”就是零。因此古典通信理论宣称，信息量与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或概率）有关。

从上所述，可以把信息定义为“传递的消息中使概率发生变化的东西”。

于是，那些认为情报和信息是一回事的人就根据信息的这一定义，给情报定义为“传递的消息中使知识发生变化的东西”。

（三）从决策的角度：

有人认为情报可广义地、通俗地理解为“关于判断、意志、行动的方向的知识”；“用以判断行动的前提就是情报”；“有关计划的实行或变更的消息也是情报。不需要的消息或知识不能称为情报”。

有人则从决策论观点概述情报的概念。我们知道，行政、军事、科学技术、工商业等各部门的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或决定的过程中，希望得到的是有价值的数据或资料；同时也希望得到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因此，惠特莫尔（Whitemore）和尤维茨（Yovits）把情报定义为“对决策有价值的数据（或资料）”。

（四）从知识结构的角：

有些人认为知识结构是确定情报概念的关键。例如，为什么不同的用户对同一套数据（或资料）的响应（即学习）不同？为什么同一用户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套数据的响应不同？根本的原因在于知识状态。由于两个人不会具有完全相同的知识状态，同一数据就决不会对这两个不同的人有同样的影响；既然一个人的知识状态随着经验的增加而不断变化，同一数据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个人就决不会有完全相同的影响。因此，布鲁克斯（Brooks）等人认为，使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些东西（数据等）对于他来说就是情报。

有人还提到知识有主观知识和客观知识之分。每个人的个人主观知识通过演说、写作等方式公开发表，转化为客观知识。客观知识基本上是档案馆、图书馆等搜集在一起的先人的智慧结晶。客观知识可受到所有人的公开注意。因此，他们认为，情报学的真正作用就是学习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客观知识。

（五）从认识论的角度：

有人认为，认识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和现象的规律与性质在人类意识中的反映过程。认识的结果即为知识。为了使入能把事物在他头脑中的反映传达给其他人，他的知识应具有使感觉器官理解的形式。因此，知识应借助具有特定意义、并表示明确的物体、事件和现象的语言符号来表示。而知识存在的物质形式即为情报。换言之，情报就是借助感觉器官能理解的自然语言或其他符号系统表达的明确的知识。

（六）从符号学的角度

有人认为今天在日常生活或科学方面都是通过报纸、杂志、书籍以及广播、电视、数据库等将各种符号，即声音、印刷字符和映象等传达给接受者的。因而情报就是“人与人之间传播的一切符号系列”。

（七）从文献检索的角度：

有人从文献检索的角度提出情报概念。如萨尔顿（Salton）认为文献检索系统的基本成份一是构成将予处理的情报档的对象（即文献或其他记录），一是标识符、术语、索引词、关键词等。这些东西都具有记录的特征，并且在每一情况下都是揭示情报内容的。因此这些供检索的记录知识就是情报。

（八）从出版的角度：

一些出版工作者把情报看作是资料，可在个人之间传播的记录文献，是可供所有人利用的一种客观知识的形式。

（九）苏联的米哈依洛夫等人认为情报学中的情报概念应只限于科学情报：

它有12个基本特征（不可与物理载体分开、存在价值、公共性、词义性、语言性、累积性、同情报产生者无关、易老化、分散性等），这些特征是从观察和分析科技情报活动中归纳出来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用于发展的科学技术情报系统》一文中也持这种观点，说，“社会发展活动，除需科技情报外，还需要经济情报、社会情报和文化情报，如人口统计、商业统计等。这些情报通常包括在科技情报中。特别是，用情报一词来代替‘科技情报’时就更包含这些情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情就是情况、消息，报是报告、交流。“情报”就是情况、消息的报告或交流。扩大一点讲，是知识的传递。即凡传递（或报导、传达、交流、介绍、报告……，应广义地理解，下同）的知识（或消息、情况、动态、变化……，应广义地理解，下同）都是情报。因此，情报的基本要素一是知识，二是传递。这是情报最本质的特性。

三、情报学和科学情报

“情报学”这一名词自米哈依洛夫开始使用以来，得到全世界的普遍采用，但是情报学的概念至今仍是个有待确定的问题。国外许多人都试图对情报学概念进行解释，韦利希（Welisch）甚至论述了39个定义。但是据说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是米哈依洛夫等人的情报学定义，他们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有关科学情报的记录、分析与综合加工、存储、检索和传播过程的方法和规律的科学”。

但是，正如上面已提到的，米哈依洛夫等人把情报限于科学情报，这里自然也就专门指科学情报了。人们在肯定其主要方面时，还提到应该不仅限于“科学情报”。我们认为只要把“科学”去掉，即“情报学是研究报情的记录、分析与综合加工、存储、检索和传播过程的方法和规律的科学”，这个概念就更能为人们接受了。

至于科学情报，在上面情报的概念部分我们已参照大多数定义，定义为“知识（消息、情况……）的传递（报导、传达……）”。依此类推，科学情报也就是科学知识（消息、情

况……)的传递(报导、传达……)。同样,经济情报就是经济知识(消息、情况……)的传递(报导、传达……),等等。关于这点,和国外一些看法也是一致的,因此具有国际通用性。

总之,情报学就是“研究情报的记录、分析与综合加工、存储、检索和传播过程的方法和规律的科学”。各门学科情报工作的重点就是充分利用情报学的过程、方法和规律来传递(报导、传达……)本学科的知识(消息、情况……)。如科学情报工作就是充分利用情报学的方法和规律来传递(报导、传达……)科学知识(消息、情况……)的工作。因此,我们既应加强情报学的研究,也应加强专业情报的研究;既需要大批情报工作者,也需要大批情报学家,从而共同组成情报事业队伍。

综上所述,尽管图书馆和情报工作各有特性,但它们都是以文献资料为手段“有控制地进行着人类知识的传递”,都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前期劳动和基础,共同组成社会科学能力的三要素之一,因此不论国外,还是国内,很多科学和教育机构都把图书馆和情报这两者组合在一起。我们在国外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中经常可以看到“图书馆和情报科学”、“图书馆和情报工作”等提法。闻名的《LISA》(图书馆和情报科学文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欧美和日本有关院、系甚至学校称为“图书馆和情报学院(系)”、“图书馆情报大学”的越来越多了。在工作上它们也倾向于把图书馆和情报服务结合起来一併进行。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把图书馆传统的提供资料的方式和情报工作的现代化方式结合起来,就是把图书馆的管理功能和情报的检索功能结合起来,兼取图书馆工作和情报工作之长,建立既有较高收集、加工、管理水平,又有现代化服务手段和方式的图书情报服务系统。

第二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性质

图书情报工作的性质,一般取决它所隶属于和服务于那些机构的基本性质和任务。比如,高等学校,基本任务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材,并开展科学研究,因此,高等学校的图书情报部门的中心任务应是通过提供各种书刊资料与情报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科学技术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进行科学研究,因此,它的图书情报部门的中心任务亦应是通过提供各种书刊文献和情报为科学研究服务。其它,如各省、市综合性图书情报机构和各大型厂、矿、企业的图书情报室的中心任务虽然略有差异与侧重,但大体说来,也都负担为科研、为生产提供文献情报之任务。它们所服务的对象大多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知识的“学术人”。

根据上述各图书情报部门的基本任务、服务对象和工作内容,我们确定这些部门的性质是一种服务性的学术机构;图书情报工作则是一种以“传播、推广知识”为宗旨的专门性学术活动;图书情报工作者是整个教学和科学技术人员的一部分。

所谓“学术”,是指那种“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或知识)。”《旧唐书·杜暹传》曾有“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辞海》1980年1,106页)之记载。

图书情报工作之所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一则是因为它的工作内容已自成知识体系,有其自身发展之客观规律;再则是它的工作程序,模式、方法和手段越来越需要现代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统计数学、信息论、系

统工程、光学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研究成果的支持。正是由它涉及知识门类多、综合性强,所以要真正掌握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

关于图书情报工作的服务性。主要是根据它的社会职能、基本任务而说的。服务性是区别图书情报部门这一学术机构不同于其它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标志。图书情报机构正是通过为读者(用户)服务,而具体地来完成它的收集、加工、保藏、传播和推广人类知识这一崇高社会功能的。因此,各图书情报单位和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都应该认真保护读者(用户)充分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和情报的利益和权力,并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如果图书情报工作抽掉服务之属性,那么,也就失去了它存在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由此可见,有些人把图书情报部门当成行政部门,把图书情报工作仅仅看成是“借借还还”的事务性工作;或者把图书情报工的学术性和服务性割裂开来,绝对化,认为典藏、流通是服务性工作,而采访、编目、情报研究才是学术性工作的认识都是片面的,有害的,违反辩证法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作为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整个图书情报工作的每一环节和过程都是这个统一体的一部分,没有质的区别。

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隶属关系和类型的不同,或者基本任务的差别,有些图书情报单位,也还可能具有其它一些特性,而这些特性具体到某一单位,也许是主要的,基本的。比如就公共图书馆而言,它除去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服务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性之外,因为它还担负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等任务,所以,它们的“文化教育机构”的色彩往往要浓厚些。因此,有时,有人把它们称为“文化机构”。但是,从它们“传播和推广知识”,提供人们有效地吸收人类知识的场所和手段,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来看,其实质仍然属于“学术性机构”之范畴。

第三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作用

根据前两节对于图书情报工作的定义和性质的认识,我们可以将其作用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帮助人们广泛继承人类已有知识

早在五十多年以前,列宁就曾深刻地指出“只有用人类创造出的一切财富的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7—348页)今天,人们之所以越来越加重视各种文献资料,就是因为它记载着人类几千年来在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伟大斗争中所创造和积累下来的全部知识财富。

历史证明,任何一种知识,譬如科学发明、技术成就,无一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有关文献,继承和借鉴前人劳动经验的结果。(当然,今人的经验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进行科学技术或艺术活动,总是以部分地吸收前人的劳动成果为条件,否则,不是墜入无根据的空想,就是重复浪费。因此,人们把记载这种情况的各种图书资料比作知识的海洋,把图书情报工作比喻为达到“知识彼岸”和“通向未来”的渡口桥梁,*是

完全正确的。

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古今中外的许多知识和历史经验，主要是通过各种文献而获得的。假如没有图书、期刊、学术会议录和专利等为主体的各种文献资料这种“桥梁”和“媒介”，不仅前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经验无法保存、继承下来，即令今人的发明创造也无从发展和进步，整个世界必将是另一个模样：一切科学文化停滞了；一切经济活动也只能在一个水平上循环重复，至多缓慢地发展着。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固然无法产生，就是人类社会恐怕还处于奴隶制或封建社会阶段。所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科学家，总是把读书获取新知识和为解决读书与获取新知识而产生的图书情报工作提到极为重要的地位上。比如，伟大的列宁“曾认为图书馆事业的状况是整个文化标志”，并多次称赞瑞士图书馆事业搞得好。革命尚未成功，他就“幻想革命后如何整顿俄国的图书馆事业。”** 牛顿曾经把图书比作“巨人的肩膀”，并说他的许多成就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为看得远才获得的。高尔基更是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归功于“书”，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以上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回答别人问他最喜欢作什么事时，以“啃书本”作回答的理由了。***

二、使人们有可能充分利用人类已有知识

图书情报工作的另一作用，是可以使人们充分利用已有知识有效地进行各种社会活动。

诚如上述，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文明所以绵延不断，逐步丰富多彩，究其原因，身授口授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图书资料的存在与发展。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且日益严重地影响着国民经济和政治、文化生活的变革，人类逐步步入所谓“情报化社会”的今天，图书情报工作就日益显得重要。因此，有人把它称为与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同等重要的“第二资源”* “无形财富”，物化了的社会的“科学能力”“科学劳动的双翼”，** 甚至与能源、材料相并列，号称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正如前述，七、八十年以前，列宁曾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如何，作为衡量这里文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不仅标志着这里的文化教育程度，而且反映着这里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生产能力和经济生活状况。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人们生产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深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作为记录、反映这种情况和进程的各种文献，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爆炸”性地急剧增加***而且由于著作的具体目的不同，或从经济角度考虑，出版发行方

- 郭沫若院长 1961 年为广东中心图书馆题诗云：

蠹鱼成豚望，学海问津梁；破卷神如有，人文蔚耿光。

- • 娜·康·克鲁普斯卡：《列宁关于图书馆事业写了和说了些什么》见《列宁是怎样工作和学习的》一书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 • • 奚椿年：《读书杂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5 页
- 杨沛霆：《国外是怎样看待和组织科技情报工作的》《情况反映》1977 年 第 49 期
- • 赵红洲：《论社会的科学能力》《红旗》1979 第 4 期
- • • A. 1944 年，美国美以美大学

图书馆馆员 F. 赖德计算出美国主要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每 16 年翻一番。他以耶鲁大学为例，该校 18 世纪藏书约 1 千册，按上速度 1938 年藏书应为 260 万，实增 274 万 8 千。

B. 普赖斯：以 1951 年 30 例分析，指出科学文献按指数增长，每隔 10—15 年增长 1 倍。

式的差异（如时间性、保密性、竞争性），所以除去历史久远的传统的普通图书、期刊和各种工具书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诸如产品说明书、研究报告、学位论文、学术会议录（包括预印本）、专利说明书、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和广告等形形色色的所谓“特种文献”；在物质形态上，除去传统的纸印刷品继续发展之外，一些新的出版物如各种缩微复制品（包括胶卷、平片、卡片）、磁带、磁盘（录音、录相和计算机机读资料）和全息照相缩微资料等，也相继冲破一道道难关，迅速地发展起来。

上述这些情况既给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带来了极大好处：开阔眼界、启迪思想、互相借鉴；但是，由于数量太大，* 品种过于复杂，也给查询参阅造成很大困难。正是为了解决这些供求的矛盾，这种对大家都会产生益处的社会事业——图书情报工作便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以至以“情报产业”相称）。无论工业比较发达的或正在发展中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在贸易和经济上取得最大效益，为了加速情报的检索和传递，便竞相采用包括静电复制、激光存取、卫星通讯和电子计算机识读在内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设备来装备包括出版在内的图书情报行业。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在文献搜集、整理、检索、存取和提供各种服务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特殊功能和本领，为整个图书情报工作的发展所展现的光辉前景，大大提高了图书情报工作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从而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行业的有识之士的注目与关心。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讨论并通过《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1981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业务职称暂行规定》都是鲜明之例证。

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美国图书馆和情报工作白宫会议上更是称喻图书情报工作“像空气一样，同是国家资源，”并说美国“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成果是来自有关的情报活动”。**

非但如此，为了深刻说明图书情报工作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自六十年代以来，陆续地出现了一些“理论”，除去前面提到的“资源论”和“科学能力论”之外，还有所谓的“经济论”和“时代论”等。

• 世界各地图书出版种数（括弧内为每百万人占有数）

年 分	1 9 5 5	1 9 6 5	1 9 7 5
地 区			
世界总数	269,000(129)	426,000(165)	568,000(182)
非 洲	3,000(13)	7,000(23)	11,000(27)
美 洲	25,000(68)	77,000(167)	121,000(216)
亚 洲	54,000(61)	61,000(55)	88,000(62)
欧 洲	131,000(320)	200,000(450)	264,000(558)
大 洋 洲	1,000(68)	5,000(286)	5,000(235)

引自(日)清水英夫《出版革命》1978年242页。

•• 美国总统卡特，J.：《照亮道路——在白宫图书馆和情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11.16。

按：关于召开白宫图书馆和情报工作会议的提案最早由柏特，C. 于1957年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理事会上提出，并得到此后历届总统的支持；1966年约翰逊任命了国家图书馆顾问委员会；1970年尼克松签发了公民法91—345，并建立了独立的联邦常设机构国家图书馆和情报科学委员会；1974年5月签署特别会议支出预算350万美元用于会议筹备工作。经过近两年的紧张筹备，在有十万名代表(人次)参加提出三千多个议案的专题和各洲地方同名会议的基础上，于1979年11月15日至19日正式召开了全国会议。在900多名代表中1/3是图书馆员和情报工作者，2/3是科学家、教育家和其他各有关方面的代表。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1)个人需要；(2)一生的学识；(3)机构与专业；(4)管理我们的社会；(5)国际了解与合作。会后成立由14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持“经济论”观点的人认为，购买设备是昂贵的，买科研成果是高价，只有充分发挥科技情报的作用，有选择地引进适合技术，有选择地确定应用研究项目，建立发展本国技术体系才是最便宜的。据统计，如果科研经费是1，中间试验费用是10，而实现工业化生产所需费则为100—200，而情报费用只占科研费用的2%。情报对确定科研生产方向，防止科研项目仓促上马或下马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一十分重要的因素。事实证明，花一定数量的经费，用来加强图书情报工作，往往可以得到几倍、几十倍以至更多的经济效果。凡是搞过科学研究或生产设计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你的工作进行到冥思苦想，走头无路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顿开茅塞，慨然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这正如吉米·卡特所说的那样，情报“经常提供重要情况的火花，点燃创造和发明的天才的火焰”。

另外，由于查找文献困难、情报不足而造成研究课题重复、延误或根本无法完成者，在日本竟达35—50%！（见下表，据1972年日本调查）*

	机 构		大 学	民间企业	国立研究机构	备 注
	学 科					
重 复	物 理		44%	48%	35%	
	化 学		40%	47%	40%	
延 迟 未 成	物 理		46%	47%	43%	
	化 学		45%	50%	44%	

由此可见，搞好图书情报工作，对于提高科学技术经济效益有多么大的影响。

所谓“情报时代论”（或称“情报化社会”论）主要是从这样的几方面来论证的：即在商品经济激烈竞争，很多科学技术水平不相上下的一些国家里，谁能先一步把人类创造的知识搜集得多一些，应用得快一些，谁就高明一筹，在国际市场上就有竞争力；特别是在彼此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差距很小的情况下，情报工作就越发显得迫切和重要。“时代论”的另一根据是，由于新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使得情报工作——电子计算机——通讯技术三位一体而形成的资料存储、传递和利用达到了新境界。而且这种情报网络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的知识的存取、生产过程、活动范围、工作程序，以至生活方式的变化，形成一个时期的特征，从而称为“情报时代”。美国“整个国家的一半以上的成果是来自有关的情报活动”就是一个佐证。

美国国际交流总署亚太地区图书馆总馆长侯思诺在引证美国A·D·利特尔公司（系一家管理顾问公司）一件关于改善科技情报传递的研究报告说，“我们正在跨过门槛，进入情报时代。正因为（美国）过半数的就业人士，都从事情报处理活动，所以这情况是不可能改变的。不过，符合这时代的机构，而能够有效地运用现成的客观情报去解决手头的难题和挑战的还只是在开始阶段。”**——这种情况，既是图书情报工作社会意义的延伸，也是现代图书情报工作者应有的抱负和精神、能力的准备。

三、节约工作时间，避免人、财、物的浪费，保证各种工作的有效性

一切节约，归根结底都可看成是对时间的节约。时间——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 详见祝希令：《国外情报检索近况》《图书馆工作》1978年第1期。
- A·D·利特尔公司：《进入情报时代，联邦政府对情报服务措施的透视》美国图书馆协会 芝加哥 1978年。侯思诺：《“不进则退”，图书馆员和图书馆为什么落伍》中美图书馆学研讨会 1980年1月

图书情报工作的意义,除去前面所谈,它可以帮助人们继承和发展人类各种知识,开发无穷无尽的“智力资源”,“点燃创造和发明的天才的火焰”,提高革新社会的“科学能力”之外,还可以节约人们的时间,使“天增岁月人增寿。”*

在一切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研究的活动中,时间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可变因素,时间的节省,不仅可以转变为人力,而且可以转变成物力和财力。

就科学研究而言,一般说来,科技人员查阅文献的时间差不多要占其全部工作时间的30—50%。据美国国家基金会对化学工业部门的统计,科研人员全部工作时间的分配是:

工作内容	情报的收集与发表	实验研究	数据处理	计划与思考	共计
时间分配	50.9%	32.1%	9.3%	7.7%	100%

从统计表可以看到,一个化学工作者仅为了搜集、查阅图书资料和发表文章的时间差不多就占去了他们全部工作时间的一半(实际上其另一半时间也并不是与资料工作无关)。假若我们的图书情报工作作得好一些,搜集比较齐全,报导及时,检索手段完备、先进,能减少他们搜集情报时间的五分之一(即全部时间的10%),那么,仅中国科学院就可节约出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

再如:1972年,日本曾对28,874名大学教员进行过一次调查,答复者19,714人,占68%(其中教授5,042,占26%;副教授4,590,占23%;讲师1,731占9%;助教8,265,占42%),他们对“有效地查找文献的困难程度”的回答感到“非常困难”者,占36%;“较困难”者,占59%;“不难”者仅占3%。

就现行教育制度而言,一个人如果有条件从小学读完大学,至少要花十四、五年的时间,差不多要占去其一生中可以工作的有限时间的三分之一。实际上,即使大学毕业,也只不过掌握了人类社会累积起来的与本专业有关的一些最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获取知识、探索未知的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技能和方法。而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还必须在社会实践中继续学习和提高,经常吐故纳新,否则就有掉队,以至被淘汰的可能。在这个再教育、再学习的过程中,图书资料就又成了人们向科学技术更高峰进军而提高“科学能力”的主要工具和手段。

第四节 图书情报工作的地位

图书情报工作的地位问题是每一个图书情报工作者都一向关心的最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之一。正确认识图书情报工作在整个社会或整个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地位,从而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有关政策,充分调动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的劳动积极性,对于促进各种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虽然,在1978年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试行草案)》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1980年10月颁布的《关于确定和晋升科学

*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尹达在政协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图书资料工作作好了,等于天增岁月人增寿”。

技术情报干部职称的意见》，以及1981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中，都分别明确规定图书情报工作是“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或“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情报工作者是科学技术或教学人员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缺乏国际性的权威性文件为依据，论述和宣传不够，加之传统习惯势力在一些人（包括各级有关领导干部和具体管理人员）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所以，一遇到实际问题（比如作规划、定职晋级、生活待遇等），往往不能同上述结论有机地联系起来，致使一些有关政策落不到实处。因此，对这一问题很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现仅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些有关文件的规定，作以下的简要介绍和说明：

一、从科学技术活动的定义来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办公室科学技术统计处为了保证统计工作的统一和质量，曾对科学技术活动作了这样的概括：

“科技活动的定义可以阐明为：与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推广和其它创造性的或日常性的应用，有密切关系的所有有系统的活动。这包括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药、农业科学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对照我们对图书情报工作概念的理解，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图书情报工作正是一种与“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推广”密切相关的一种“有系统的活动”，因此，它是整个科学技术活动的一部分。要发展就必须先继承。要产生新知识，就必须先掌握已有之知识。我们通常说的图书情报工作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前期劳动、及后续环节（主要指成果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就是基于这种认识而提出的。

二、从科学技术活动的分类来看

分类的方法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分类可以看出某一事物与其它事物之关系，可以看到局部性的东西在整体结构中的位置和作用。

也是在同一文献中，教科文组织科技活动统计处把整个科技活动分为这样五大类：

“A. 研究与发展；

B. 教育和培训；

C. 科学技术情报和文献；

D. 总目的的数据收集；

E. 其它科技服务。”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科技情报和文献”与“总目的的数据收集”一样，同“研究与发展”在经费的来源与使用、人力资源的构成上都是平行、“平起平坐”的，而不是“附属”或“辅助”之关系。

那么，“情报和文献”的具体含义和范畴是什么呢？在本手册关于这一分类的总注释中是这样表述的：

“科技情报和文献：关于数据和情报的储存、记录、分类和数据的推广使用工作。这包括一些具体工作：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办公室科技统计处：《科学技术统计工作手册》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出版 1981年。

科学技术情报或文献服务部门或中心；

科技图书馆；

科技博物馆和动植物园；

组织科技会议（或出席科技会议）。”

从这段文字里，除了解到图书情报工作的范畴外，我们还看到，所谓科技情报中心、文献服务中心或科技图书馆是难以分得清楚的。因此，我们用图书情报一词概括之，并非权宜之计。

三、从科学技术活动的人员组成来看

近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说，图书情报人员是科技人员的一部分，主要是根据我们每年工作实践经验而提出的。现在从手册“关于科技工作的人力资源”的组成及其分类中更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使在图书情报队伍的本身也分为：

“关于研究与发展人员的范围，按规定应包括：

a. 直接从事研究与发展活动或直接对研究与发展活动提供服务的人员。”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本手册“附录二”的“总注释”中曾列表注明为：

“按活动类别和人员范畴从事科技活动的总人数按下表分类统计。”

活动类别	科学家和工程师			技术员 (iv)	辅助人员 (v)
	FT (i)	PT (ii)	FTE (iii)		
A、研究与发展					
B、科技情报 和文献					
C、总目的的 数据收集					
D、其它科技 活动（特殊）					

从本表可以看出，“科技情报和文献工作”同“研究与发展”一样，就其人员结构而论，同样也分为三大类，需要相当数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技术员”、辅助人员”共同完成各项任务。这种趋势，由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之特点，以及新技术、新设备在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加剧了。因此，过去那种笼统地把图书情报人员归之为“业务辅助人员”、“二线人员”是没有根据的，其概念是陈旧的。因为，那种笼统的提法，既忽略了图书情报工作发展史，又不符合我国现在的国情（因为这种笼统之提法只能增加各类科技人员之矛盾，不利于调动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的积极性，因而也就不利于研究活动之进行。）、国际惯例和规定。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并直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担一定义务、业务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或相应的教、科、文）系统的图书情报工作，理应遵照上述原则和规定去行事。

总之，通过上述，我们有根据地作以下结论：图书情报工作是科学技术活动的一部分，图书情报人员是科学技术人员的一部分。图书情报工作在整个社会结构和教科文事业发展中居于十分重要之地位。